

民國五年重修

淮陽縣志

卷首 圖經

卷一

地輿志上

星野

沿革

表附疆域

村保集鎮附山水

埠口附

卷二

地輿志下

古蹟

冢墓附

風土

卷三

籍賦志

戶口

丁地

征解

留支

蠲緩

雜稅

鹽引

卷四

建置志

城池

宮署

壇廟

坊表

橋梁

卷五

學校志

學宮 學署 學額 學田 書院 義塾

卷六

經政志

秩祀 禮儀 兵防 郵政 倉儲 郵政

卷七

職官表 名宦傳

卷八

選舉表

辟舉 文武科目 貢生 學校畢業
文武例仕 封贈 世襲 恩廕

卷九

人物傳上

先賢 鄉賢 先正 文仕蹟 武仕蹟

卷十

人物傳上

孝友 忠烈

卷十一

人物傳上

義行

卷十二

人物傳上

文學 隱逸

卷十三

人物傳上

方技 耆壽 流寓

卷十四

人物傳下

列女

后妃

節婦

卷十五

人物傳下

列女

節婦

卷十六

人物傳下

列女

烈婦

孝婦

淑媛

貞女

烈女

孝女

卷十七

藝文志上

著述 金石

卷十八

藝文志下

輯類文

詔勅
祭文

表疏
誌銘

碑記

論辨序引

卷十九

藝文志下

輯類詩

賦頌
古樂府

古詩
歌詞

五七古

五七律

五七絕

卷二十

雜誌上

災異

兵事

雜誌下

方外

寺觀

志餘

推陽縣志卷十七

志

藝文上

著述

金石

自六經名 而百家撰述統文歸部故班史列藝文之目左氏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文者士君子所恃以貞世也舊志分藝文集文而金石缺採今補之總以藝文卷分上下著述金石列前而吉光片羽依類彙輯復廣加蒐討務使往者不朽來者不湮後有作者可以興矣志藝文

著述

周

世碩 世子二十一篇

漢書藝文志世子二十一篇注名頌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

查宋史藝文志已無此書目然班史列之儒家又云宗師仲尼其道爲最高則與所謂隨時抑揚違離道本以譁衆取寵者異矣

宋

相漢迄宋著述無見姑仍舊志埃登憾補遺珠尙望後來

狂簡集百卷 雅書三卷 志苑三卷 雍熙詩二百首

經籍摘科討論四十卷

按宋史本傳適自號遺元子所著書目俱詳傳中然稽諸宋藝文志均未入載本書今已無韻

李宗易 詩集二十卷

附序

蘇轍序曰熙寧初予從張公安道以絃誦教陳之士大夫方是時朝廷以驟役溝洫事責成郡邑陳雖號少事而官吏奔走以不及爲憂予獨以詩書諷議竊祿其間雖幸得脫於簡書而出無所與遊蓋亦無以爲樂也時太常少卿李君簡夫歸老於家出入於鄉黨者十有五年矣聞而往從之其居處被服約而不豐而不餘聽其言未嘗及世俗徐誦其所爲詩曠然閑放往往脫畧繩墨有遺我忘物之思問其所與遊多慶厯名卿而元獻安公深知之求其生平之志則曰樂天吾師也吾慕其爲人而學其詩患莫能及耳予退而贊其里人曰君少好學詳於吏道蓋嘗使諸帥矣未老而得疾不至於廢而棄其官其家瀟然饋粥之不給而君居之泰然其子君武始棄官以謀養浮沉里閭不避榮辱未幾而家以足聞陳人喜種花比於洛陽每歲春

夏遊者相屬彌月君攜壺命侶無一日不在其間口未嘗問家
事晚歲其詩尤高信乎其似樂天也予時方以遊宦爲累以謂
士雖不遇如樂天入爲從官以諫爭顯出爲牧守以循良稱
老泉石憂患不及其身而文詞足以名後世可以老死無憾矣
君仕雖不逮樂天而始終類焉夫又將何求蓋予未去陳而君
亡其後十有七年元祐辛未予以幸遇與聞國政祿浮於昔人
而令名不聞老將至矣而國恩未報未敢言去蓋嘗恐心之
不從也君之孫宣德即公輔以詩集來告願得予文以冠其
首予素高君之行嘉其止足而懼不能蹈也故具道
疇昔之意以授之凡君詩古律若干篇分爲二十卷

王 述 詩文集二十卷

明

季道統 巖栖集秣陵草

宋一韓 掖垣封事八册

崔恣之 廣陵草

清

丁 琮 尚志堂集

萬如濟 辨惑錄 粵東遊草

孫式 六息齋詩草

雷承鳴 四書講義 五經講義

祁庭儀 覓閒亭遺詩 東游草 蟋虬集

王加聘 周易註疏 四書講義

雷方運 春秋心解四卷 古文心解六卷

孟調 篤志編

胡公裔 芸圃詩草

雷省遠 論語大中會神解

李金坊 也園集 義泌吟 硯閣草

劉華躬 省吾堂詩草 養正編時文稿

楊立志 艮郭子詩集 童告集 蝨蠖集 樹德堂講義

金允宜 審一詩集

子鏡 四書講義

苑重華 詩集

季元岷 見山廬積草

王天爵 析疑錄 春雪集 三世良方醫書

臧蔚然 梅村詩文集

李樽 方壺詩草

劉樂澄 焦螟集

侯松齡 戒奢編

陶克成 主敬堂詩集

季崇嶺 亦園閒咏

湯朝棻 餘地軒詩草

以上著述二十九家爲書四十四種除液垣封事外講義十詩
文雜集三十二醫書一惟未觀本書無從論次謹仍舊志照登

萬如洛 四書講義 香草亭詩 愛吾廬詩草 京雜吟

衡門新稿 衡門詩集附序

錢廷文序曰吾陳有詩人曰萬衡門先生經明行修之士也當
時予甚少未能從之請業僅知有先生之姓氏而已稍長乃從
友人處得見其詩多不過十餘篇未有舉全集以相示者去歲
冬初始晤其甥吳君平叔嶽磊落落道貌凝然余以爲如見衡
門矣別去兩月一日天大風寒平叔步行見訪出懷中一編授
余曰此先舅氏遺稿也散佚之餘幸有存者藏之多年未敢輕
以示人今里中諸子謀鏤板以傳之吾老矣猶及見此可無恨
也子其爲我序之酒闌燈地因談衡門先生遺事甚悉夫先生
至性過人敦崇孝友蓋深有契於濂洛之學者詩何足爲先生
重耶及觀先生之詩風華掩映不事雕飾筆墨之外別有畦逕
雖專門名家蔑以過之吾觀世之湖學者恒不善爲詩是非不
爲詩也以詩爲講學之具而詩亡矣先生含經味道粹然儒者
之行而其詩陶寫性情不人擊壤一派揆厥源流斯可謂之詩
人也抑是集也非平叔收藏之則風鬻蠹侵或不免有覆瓿之
歎矣今日雕刻之舉雖諸君子間風興起要亦平叔涓陽之高
誦有以動之也疇非舅衡門而有得者以得此於其甥哉平叔亦喜
爲詩蓋服習外氏之學而論次之

孝義贈言六冊

爲孝子雷顯宗作序

附序

華亭王丕烈序曰中州襟山帶河水深土厚代生瑰奇卓犖之士彪炳史冊如荀季和陳仲弓之高行蔡君仲薛孟嘗之孝友朱文季鄭當時之尙節俠赴人緩急指不勝屈也余心竊嚮往之而世遠人遐流風歇絕踵其盛者蓋寥寥焉王戊冬予奉詔司臬茲土癸亥春暮抵汴城旋入觀京國知交握手道契澗相與論此間風物民俗之概有述宛邱梅隱雷君事者其行固可風也比還大梁理積牘勾稽無虛日忽忽歷歲餘適吾鄉有客汴者與梅隱嗣君交以其孝義贈言一帙旬序於余余慕其爲人而未得其詳也欣然受而讀之蓋陳之人士重君行誼之美請當事聞於朝綽楔旌其門而一時王公大人詞宗學士咸贈言以贊美之凡爲師所聞韓子曰道莫大於仁義又曰博愛之咏歎之盛一如京師所聞雷君傳所載君之孝於親弟於兄慈謂仁行而宜之謂義觀雷君之孝於親弟於兄慈於幼其克盡於門內者如此而振饑濟困代償通賦完婚喪全骨肉輸社倉建義塾推其孝弟慈之心以及於其鄉人而行而宜之者又如此嗚呼讀古人書至勵節敦行之士如荀季和陳仲弓輩誦其姓氏里居激昂格賞呼之欲出如訂平生交雷君其流亞也顧得之當代曾未一握手傾蓋語殆不勝秋水伊入之感矣雖然君爲人倫儀表行且型一時而垂奕禩淑其行何必盡親炙其人世之有志名教者其亦讀是編而興起焉可知也君今年登大臺子孫衆多並能以詩禮世其家而長君且以賢良方正舉於剡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其食報然也余並以

是爲世俗
子勸云

錢延文

柳圃集六卷序

別集四卷

西華張遠覽序曰柳圃先生既歿之明年其門人介其子有任
來請余定其集於是悉台諸本交復存真以定於一得詩二百
有六雜文二十有二共爲六卷題曰柳圃先生集已史搜討殘
零以及書牘日記又得四卷目曰別集收拾散墜罔有或遺二
三子分卷警校罔有不力是集可以傳矣嗚呼先生秉河岳英
靈之氣行爲規矩言爲文章今即其人不可見而讀其書可以
見其人其天性淳至篤於人倫故其文纏綿而不迫質懇而不
浮所託者正故其旨深所出者真故其音長少遭孤露長慙艱
虞橫逆頻嬰挫折不已悵惘鬱色悲歌感慨而總歸於溫柔敦
厚有德之言其言藹如也遠覽於先生以通家之故自能言時
即得見先生以迄今日先生不可復作矣回首曩時過蒙推愛
謬以此事相許一詩之成未嘗不樂爲余誦之也一文之脫藁
未嘗不馳示余而後乃出也蓋余所承教於先生者不惟語言
筆墨之間而卽此竊所受益耿耿忍忘嗚呼當其風月流連
促膝談笑勉量寸陰商量于占雜以詼諧忽而泣下追維此境
已爲人世不可復得之歡唯時於夢中遇之而余摧頽放廢
踽踽何之感舊懷賢不自覺其清淚之澗今之編校遺集是卽
余區區少得盡於先生者顧獨把卷沉吟無所聊賴柳圃在焉
呼不余諾先生亦將何以慰余哉今遠近之士大夫學者僉讀
先生之文而想望其全書者久矣不見其人見其書二三子之

所以致無已之情於其師者率皆樂觀其集之成余因藉以効其微勞庶或無大鑿於先生之意至於天下後世解斯愛愛斯傳則固不待余言也已

雷方曉

雪廬詩鈔

附序

南遊詩草

附序

通海趙城序曰詩自蘇李而後作者林立而鄴下七子實開厥先駟至前明獻吉大復諸人並起一時言風雅者必以樂園爲宗陳乃梁之屬郡有媯氏之墟也在昔義皇受河圖畫八卦於此其遺蹟猶有存者水至清不生草木詩所云東門之池可以漚麻者是也漢之賈山晁錯俱產其地宋張詠守郡時建西園於治所冷風之閣望湖之臺香陰環翠日吟哦其間至今猶可想其流風河岳精英之氣毓秀流芳由來尙矣承乏旬宣備官豫土據伏羲之舊圖挹柳湖之勝概竊謂當山川靈秀之區稟天地中和之氣又適值重熙累洽之時必有文人韻士矯然特出於其間欲溯洄從之而猝未有所遇會家敦復兄以積學能文爲宛邱絃歌書院山長因得交於雷君驚萬盡規其所著之詩屬爲之序余素不工詩而竊聞於風雅之旨詩之繫陳風也感傷憂思之意多故論者等諸自檜無譏今觀驚萬之詩原本倫物直抒胸臆間亦規仿諸大家境會新合山川香草出沒吞吐於笑歌筆墨之間無綺靡之習無唯怨慙之音風也而進於雅矣殆靈秀中和之氣重熙累洽之時所孕毓而涵濡者豈偶然哉驚萬含英咀華掉鞅詞壇沉酣於六義素矣年未強仕名滿天下如新礪之煥發其光熊熊然莫可端倪異日者入

直承明珥筆摘毫題薰風之詩繼清廟明堂之響與應劉何李諸君子後先輝映作梁園美談而采風者亦得附垂崖之後并傳其事於不朽是則予之所深望也夫

南遊詩草序

錢廷文序曰往時雪苑詩人有侯朝宗先生其所遊歷恒在大江之南江南之賢士大夫無不樂與朝宗遊者每一渡江則與諸名士釀酒高會慷慨悲歌江南之人豔稱之說者謂中原詩派自何李而降浸以不競不有朝宗其風流或幾乎熄矣今之能詩好遊有如侯先生者乎則詩道升降之會其可感也吾友雷君抱癡少時卽以詩鳴所著雪廬詩鈔具目者有同賞焉甲子歲抱癡南遊江淮所至必交其賢豪長者其往還酬贈與夫登臨憑弔之作凡若干首積而爲南遊詩草余讀之而歎曰壯哉遊乎是足追雪苑之芳躡矣夫抱癡與會所寄駕言出遊豈有所比擬而爲之惟是詩酒流連有友朋山水之樂其致一也國家承平日久名勝之區風景不殊彼都人士必有能道侯先生之曰事者豪情勝概後先輝映其爲邦國之光何如哉當抱癡初稱詩時里之人咸目笑之罕有與相唱和者今則枕藉選之士且洗洗矣古學之興庶有望乎然微抱癡倡導之力不至此余之撫是編而三歎有由然也余不工於詩而其遊興頗奮與時擔囊躡屩相從於山巔水涯之間抱癡其許我乎乾隆丁卯冬

全日

吳履垣 適園詩草

錢廷文序曰余識吳先生於丁卯之冬前此雖未請業然心折
久矣先生長余二十歲其學則又余之所當師者而謬相推獎
始得齒於交游之末蓋前輩之於後學虛懷汲引類有然者洩
薄劣不足以承之爾先生蚤負詩名當時稱詩者邑中有萬衡
門祁子鳴及吾家澄園三先生衡門為先生舅氏子鳴澄園則
衡門之老友也於時酒往還殆無虛日先生遊從其間三君
者皆以國器目之而學問源流得之衡門指授為多其後十餘
年諸君子相繼徂謝而先生亦數不得志於有司比以歲貢入
太學而先生年已五十矣先生行吟坐嘯古貌凝然尤好與田
父野老相周旋與會所寄見之咏歌未嘗有牢騷不平之氣而
風神雋永別具體裁至其感念庭闈與懷故舊之作纏綿悱惻
可歌可泣則三百篇之遺音在焉惟先生之情有獨摯宜其詩
之敦厚如此也唐王師旦知貢舉黜張昌齡王公治二人以為
文體薄有傷雅道而後世知貢舉黜張昌齡王公治二人以為
使不學面牆之子得以藉口謂詩為浮華無用之物豈不悖哉
讀不遺稿遂致無傳子鳴而謂詩為浮華無用之物豈不悖哉
微不幾耳惟衡門詩稿為先生手錄者無慮數百篇收藏至今
亦無殘缺詩文集讀之亦為先生手錄者無慮數百篇收藏至今
畧無殘缺詩文集讀之亦為先生手錄者無慮數百篇收藏至今
今又得先生全集讀之亦為先生手錄者無慮數百篇收藏至今

智洽 陳郡河渠考

附郭西詩抄四上

禮部尚書甲戌榜眼固始祝慶蕃序曰蓋聞不朽有三立言居

一吾儒生古人後能著書立說成一家言以垂無窮尚矣願言

貴有物尤貴焉余未登第時專心舉業不能普美利潤生民雖富甲

名山奚貴焉余未登第時專心舉業不能普美利潤生民雖富甲

蒙恩幸點一甲二名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晉崇秩膺簡命君恩

高厚無可報稱退食之暇窮經究史亦時於地理勤探討焉願

近光都中不能親覽山川形勢察河渠豚絡桑梓之地舉目茫

然每思一善本不可得私心竊以爲憾壬寅河決張家灣開陳

南半成澤國我皇上疏淪念切五夜焦勞奉命杜修責有專屬

而父母之邦厘同志臣子之心當分憂非留心地理者逐地考

究隨時編緝之書幾無以廣見聞顧問矣適有人來都校准

甯縣遂庵智公陳郡河渠考一卷求余作序余方留心水利慨

然許諾接讀數遍見其查勘的確敘述詳明且兼考於陳郡之

一瀆之廢罔不載不惟細考於陳郡之中而且兼考於陳郡之

外不禁拍案呼曰志切澄清功深格致是書殆全豹之一班乎

何言之鑿鑿先得我心若也且吾聞之無用之書可不作有

關於世斯足傳我國家四庫藏書講水利者不一而足要不過

不信而有所徵之言爲行所無事之地以河渠考較量其際吾不

知其優劣何如而把卷臥遊淮陽一帶澤潞波浸宛然心目辨

水道則窮流溯源不爽毫髮著水患則因勢利導未嘗紛更較

之竊先哲之餘論著書立說以欺世而盜名者蓋不可同日語

矣藏之家可也公諸世亦可也惟書存人亡居要津者不能早

言但期不朽豈以功名之顯晦判耶是爲序
以上舊志

郝韶景 日知錄 義利辨 檢心說 養鶴堂詩集 序附

蘇撫太康劉邵膏序曰嗚呼亡友蓉塘鵬舉先生仲子也先生力學篤行動中規矩與先大夫爲道義交蓉塘則豪邁俊爽以氣節自矜許不屑以詩文見長道光已丑先生館朝之族叔家先大夫命邵膏受唐詩於先生先生梳剔詳盡務發明古人所以作詩之意其所以教蓉塘者當不過此是歲蓉塘登明通榜省先生兼謁先大夫蓉塘締交自此始越明年庚寅蓉塘以事見灑先大夫營救甚力卒不得嗣謀捐復亦不果論者謂蓉塘稍貶損難可立解卽襮矣不峻其崖岸亦未必窮困潦倒以終也乃蓉塘豪情壯志執可殺不可辱之節以與當路爭同人集賞信手揮去而富貴者又以爲齷齪不一通以故奔走顛躓僕僕風塵十餘年無所遇卒乃寓之於詩讀其詩者不知慷慨悲歌之何從也癸卯予讀書畫卦臺蓉塘時寓郿城朝夕過從稱舉先儒王敬行恕之旨相規蓉塘亦深悔前之爲潛心洛闕諸書著義利辨檢心說以自勉是時蓉塘年未五十竊謂剛毅爲近仁之質而聖人之道必能有所傳述以見於世而不謂其遽至於此也嗚呼先大夫所以愛蓉塘者不在詩鵬舉先生所以教蓉塘者不在詩卽予與諸同人所以交蓉塘者亦不在詩乃今受護而珍藏之者竟在於詩嗚呼世當有悲蓉塘爲詩人者矣

自敘嘗觀古人之詩矣其言情真其寫景切其賦物肖其遣辭雅其標格嚴其遊神遠溯源唐虞賡歌下逮三百變爲屈宋流

及漢魏六朝派別唐宋元明不必以人概其詩不必以人廢其
詩要其詩之工者固未有外乎此者也予何敢言詩竊自垂髫
後輒欲尚友古人顧賦性迂拙與人言必盡不慣作欺人語又
短於知人遇人有急難事輒從并救之不遑自愛惜而非常踈
跌基於是矣王燦登樓依劉非其志也陶潛乞食出門任所之
耳以故廿餘年來歷楚吳齊魯燕趙幽并雖未馳域外之觀亦
畧識鼎中之味凡川岳之流峙星霜之遷移草木之變化風氣
之淳漓世態之炎涼人物之邪正戚友之升沉聚散骨肉之衰
樂死生有憾於心輒寓於詩而未嘗爲人強作竝不欲自尋苦
澗亦言我所欲言焉云爾庚子冬杪南行辛丑秋初北上今又
自北而南矣鴻爪雪泥復得詩若干首鑑湖張侯評予詩以
一真字概之固推許過當然自信生平幸非作僞者惜真而不
工豈獨詩爲然哉王寅二
月六日識於古山陽客舍

王寄圃詩草二集序

已梓附

初集序

郡守瞿昂

歲壬午承乏陳守發題觀風七邑之文大率務高華而少沉實
予多方獎勵頗不憚煩近年來文氣蒸蒸日上機矣而於詩
賦詞歌及諸古體凡詞林所當行和聲以鳴國家之盛者猶未
概見佳構惟准甯諸生王子奇圍本家學淵源父子兄弟叔姪
皆陳郡一時知名士嘗課岱宗臨眺有海氣三山黑河流一線
黃之句予深嘉其眼界空濶飄飄乎有凌雲氣但未就悉其人

以觀其淺深未幾寄圃以公事來署與之語果爾胸懷磊落
宇軒昂顧盼之頃偉如也方厚期其遠到因薦為同城都
公西賓俾得近課獎以資其學奇圃以他事辭不就予益
乙酉鄉試曉前諸生以闡稱呈閱予決其必售者首則寄圃
則趙生青選及揭曉二子皆不第余笑曰非予之無識二子
名各有其時後自知耳雖奇語慰勉而至今猶代為惋惜然
知其不以諸生終無何寄圃目疾甚劇心竊憂之蓋予嘗病
數載而深知其難療也寄圃沈色張廣文詰郡語及之言沈
醫亟為薦之又屢覓良方寄其家迄今皆未克濟焉又數日
子驤衢亦予之門下士因課來謁袖出其父病目感懷惜花
諸詩數十首求予批跋以慰其親且具道抑鬱無聊狀言辭
問未幾憂形於色及聞其詩雖語涉牢騷而一種豪情落落
令人不能釋手者况詩中之意切切以庸醫為諷刺是亦可謂
有闕世教之文字者歟夫余而不知庸醫之誤其何以爲事
青下窮理盡性之學也哉余既感驤衢之孝又憐寄圃之才於
是重其詞憫其疾殷然而為之語寄圃見之或因是以豁其心
厥疾其有瘳乎勉之勉之調攝在已勿積鬱以喪厥志勿苦吟
以耗其心懲忿窒慾則心地常空明塵障自然潛消異日者
病痊得志將舉是詩而付之梓人即舉是語而冠之簡端俾
我輩羣切庸醫之戒謹保全之術是則予之所厚望也夫
自序余今年五十四歲屈指目患已八年矣養疾空林苦無聊
賴日惟飯後一出則坐臥草廳問僕輩山田當耕者耕否圃
中蔬菜當種者種否兒童報有客至則仍轉入內室恐慢容也
晚詣密林書屋課兒輩夜讀此外胸中幾若止水向來飛動寂

莫吳鉤雖素耽詩而叨承子舉師苦吟耗心之戒久不肯輕
撰新句以勞神氣洗心滌慮欲靜息以自養耳所最遺者春秋
佳日偶與故人譙集或與子弟講論每至古人忠義偉烈及近
今有立功邊疆者輒歔然奮興胸手爲題風發泉湧沛乎莫禦
忽不知汨汨然慄既而放厥詞蓋由目累中年悼一籌之莫展
也此時坐客聽吾詩者或至隕涕驥衛輩環立默識恒疾書以
記之累日成月累月成歲遂至稿紙層疊積滿案頭有見者咸
請全集付梓以相勉慰余曰德位之人可以言詩若僕者病廢
潦倒之餘詎復以嗟嘆歌行妄災梨棗貽笑大方乎諸君高誦
未敢領也歲丙申有襄山之遊諸友之請梓者益力且各出資
以助刊焉余始不敢固藏其拙以負諸君乃揀篋中舊日所作
諸古今雜體爲當時士大夫所謬相賞識者若干首編次以付
削剗惟望二三同心友不棄葑菲俯加筆削俾人各稟庸醫
之戒時共憤調攝之方是則余之一定位置不容半點假借半
與一切富貴利達人世上自歸則念余昔時壯心勃鬱不端
點倖邀但能平乎淡全受全歸則念余昔時壯心勃鬱不端
迹風塵無榮無辱也亦何可哉因念余昔時壯心勃鬱不端
薄才妄自期許嘗欲構數萬樹長林於東野心勃鬱不端
園圃林深處闕地築廬雜植桃李盛栽松竹怪石於亭畔
種奇花於階除練武功則秋冬射獵游交苑則春夏詩書燕趙
豪傑之士足以資球磨園池沼之利足以供餽粥用以養器
識而待風雲裕經濟而報國家區區之心期若是也乃弗知運
數罔察時命始誤於太白生材之所結終當少就否則器望晚
志竟成之論謂生縱不偶而志之必用之說既謬於是人定勝天有

成失之東隅亦可收之桑榆究之浮沉人海徒奮螭角邇來三十有餘年矣向之所志迄無成就又復抱昔時飛箭今日垂楊之痛當斯時也怨望牢騷方竊怪天何故生之生之何故阨之列子搔首莫問苟非詩歌自娛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乎此每有所感而集中諸詩所由作也然則余之詩也匪得已也無聊之已甚也迷途之未返也豈一事無成之餘猶欲以舞弄文墨塞此生建白之責哉識者當有以諒我矣近年來悶悶漸深磊塊漸平詩癖漸消理境漸精心地彷彿若有見又得百夢山人所指教然後知生材必用者狂狷豪放之氣也人定勝天有志竟成者聖賢自強之學也亦若是則已矣至成敗利鈍顯晦通塞則無古無今無貴無賤無聖無狂無賢無不肖一聽於悠悠之數而無可如何蓋天理之不能奪幾許英雄壯尚何言哉雖然此等迷悟關頭古今來不知斬幾許英雄壯誤幾許豪傑尤願普天下失意才人於無可如何之日見吾詩而豁然夢覺恍然開悟其浮三大白仰對山月一聲長嘯令萬化之皆空乎天闕北堂之責隨其所分以心報之事功之效姑俟異日異日不能俟之子孫未可強勿自苦也

次集序

固始祝慶壽

王君小圃於予子競爲同年生庚子計偕獲讀其先人寄圃先生初集今歲留京過夏復以二集見示且求識其簡首先生之詩予友毛君芾村言之詳矣奚以益之然予獨反復其集而知

先生之非僅詩人也彼夫流連光景雕鏤物態爭奇闕巧於篇章之間出於羈愁蕭屑者固多而無疾之呻不衷之語借山厓水澁以炫技而釣名者亦往往錯出而莫辨奇圖先生有是乎哉負瑀偉之才懷經世之畧一第未得而遽以目疾廢家園偃蹇以自寄乎圃懼與草木同腐也欲起而事事而此身復不能自致此其侘傺不平之鳴雖凡人不能以自已而况振奇之士乎然取其集而讀之抒寫性情扶頡名教其志乎其音和而不謔積厚而流光不計已而託於詩而非斤斤焉以詩自鳴者而詩之工拙固所不計已而託於詩吟咏且公事倥偬於先生之有知之獨深者不知小圃以爲然否弟穆序道光戊戌余館於穎陽李梧圃家時梧圃北上余方與諸生朝夕切劘適家僮至言仲兒病且篤甚余星夜馳歸比抵家兄已見背矣嗚呼慟哉天何不仁而奪吾兄之速耶豈吾之應折一臂耶姓輩之應早孤抑吾兄之造數使之然耶吾兄自丁亥病目後身體尚健倅於今年六月二十二日東蔡村某具酒食邀席罷歸尚無恙也燈下與驥衢等談詩論文後飲酒數杯至夜分候覺心有不適然無大苦也揭明竟捐館焉嗚呼人之修短縱云前定然何至如此之速何至父子不得囑一言兄弟不能睹一面悲夫吾兄乎日嘗曰四海相知惟子由繼自今子由之相知者更何人哉抑又考之唐史杜少陵客東陽值天水縣令具舟迎之予衙設牛脯飲酒一夕而卒時年五十七吾兄得病之速如之乎卒之年亦如之亡友趙石臺孝廉嘗云寄圃詩慷慨悲壯綽有拾遺風吾兄豈其後身耶不然何才調

之仇喪同性情之激昂同遭逢之坎坷病卒之遲速亦無不
造物之位置亦異矣哉爰囑騷隱衛除前已刻外詩若干首彙
成秩珍而藏之以俟質諸當代付諸梓人庶不沒汝父生平
血也編成爰弁數語用補前序所未及以爲
吾兄之小傳可即以爲二集小序亦無不可

王驥衡

銅竹齋雜體文二卷

序附

雜體詩二卷

序附

外集一卷

訓蒙十則一卷

杜鄂集二卷

律賦一卷

皆已

銅竹齋雜體文序

李宏謨

小圃先生淮陽耆宿已亥發解名藉甚時予方幼欽仰久之
三十年識諸京邸適予西席乏賢遂延課二子象虹辰讀
下聞先生諷選爭延致之皆弗就予可感也顧其文名課
河幅括外尤肆力於古暇時出其所作見示予謔陋奚足知
生惟簡潔蒼勁論文持一真字讀諸鉅製第覺英氣盤鬱獨
胸臆簡潔蒼勁論文持一真字讀諸鉅製第覺英氣盤鬱獨
翁本騷壇健者有詩集行於時風負濟世才欲有所表見竟
其身未遇今先生得杜亭令將之官秦中兵燹後民氣未復
須循良安撫吾知先生此行本真性情爲真事業必有異於
吏之所爲而克竟寄函封翁之志也他日政成民和見諸著
其郵寄示予又河南耆學張集馨序郡守劉拱宸序均未載

銅竹齋詩賦序

武陟毛昶熙

同年小圃王君績學能文尤耽吟咏以名解元秉鐸許州提倡
 風雅士習文風為之一振疆臣上其績於朝得旨以知縣用於
 是雅集其生平所為應試詩賦將以付梓持示余曰此故吾
 也憶自束髮受書制藝之外喜為韻語日月既久所作遂多今
 一行作吏此事將廢以其曾費日力於此也不忍棄捐彙而梓
 之以存數十年之心血耳其為我序之君得毋視文章
 治術為二事乎古者登高為賦可為大夫三百篇中半皆土大
 夫行役憂時之作聖門之賢分為四科子游以文學著而絃
 歌之化獨契聖心學道愛人二言遂為千古治譜之祖兩漢去
 古未遠尚多循吏文翁黃霸之屬類能以文章飾吏治唐宋詩
 人如元次山白樂天歐陽永叔蘇子瞻諸人亦皆有惠政及民
 傳為佳話然則文章治術豈可歧視耶今天下用兵十餘年矣
 民生之困莫此為甚而仕途蕪雜武夫賞即濫膺民社以武健
 嚴酷為有才以權算聚歛為盡職斯民復何賴焉君子幸蒙聖
 恩將宰百里願移治詩賦之術以治百姓本溫柔敦厚之心以
 行豈憐慈祥之政播詩書歌之化以靖鬪爭兵革之風異日
 政成績著報最朝廷使天下讀銅竹齋詩賦者皆知君之文章
 在是君之治術亦在是則所以挽俗吏之風而追古循良之盛
 以無負聖門學道愛人之訓余將於
 此編卜之矣君其勉之哉是為序

王慘 蘊真軒詩文集序

常銘紳 古今忠孝人物註解

崔德昌 焚餘草 古本大學記語一卷 未梓

曹若栲 孝經刊誤集解序 附 陳學考序 附 養正詩編 序附三書皆已梓行

博學詳考三卷 洛學正脈二卷 伊洛風雅二卷 洛學管

見二卷 百孝編一卷 孝行集一卷 歷代孝子傳四卷

列女傳四卷 人倫模範一卷 孝友廉讓錄一卷 勵志編

一卷 勸睦編一卷 寒窗隨筆一卷 韻語紀年十卷 就

正錄六卷 同人集 中州學案 均未梓

孝經刊誤集解序

昔子朱子年八歲通孝經大義書其上曰不如此便不成人於
戲是雖先賢天性之篤亦是書之感人深耳竊嘗論之孝經者
五經之統體四書之權輿也蓋五經四書言孝不一而求其詞
析精義發明大旨則未有若是之貫通靡遺者也但其為書自
秦火後已歸淪亡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者凡十
八章為今文其與尚書論語同出孔壁者凡二十二章為古文
後劉向與校經籍以其十八章為定唐明皇因之序且注焉而
古文幾廢不講矣至來溫國尉馬公始復尊信著為指解及朱

子乃特定刊誤一書分經列傳綱舉目張繁雜者無所容沉晦
 者因而顯讀者可一覽之謂非先聖之功臣後學之指南歟但
 未及註釋深自惜之元儒董氏瞿氏所著大義貫注備極尊崇
 國朝中牟冉氏嘗欲依刊誤作訓酌董瞿之善而損益之卒
 亦不果至諸儒之注是經者雖代不乏人而重今則訾古是古
 則非今其論更紛紛莫定夫以凡曾之書定於朱子之手我聖
 祖仁皇帝親定孝經衍義持從其說衍經不衍傳以刊誤所定
 經文列於卷首蓋朱子之學至今日而益昌而孝經之旨彰明
 於天下萬世矣世之學者顧以今文相沿已久憚於更張若枳
 之愚誠竊病焉癸亥八月遵先大人講爰居以來反復尋繹因
 以傳文雜錯不便觀覽乃一依朱子之說第其先後又合經與
 傳彙萃前言問附鄙見復與二三同志參互考証訂為一編名
 曰集解且記所嘗引伸之義列為餘論附其後凡此管窺雖於
 精義大旨未必有當然授之童蒙資其講習使之優游涵泳以
 感發其天良或亦有小補云

養正詩編序

養正之道子朱子小學備矣余復輯韻語何哉蓋嘗思之發於
 思良於諷觸而易感引而易入莫善於詩故夫子曰興於詩又
 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近世儀封張清恪公輯養正類編桂林陳
 文恭公輯養正遺規皆附詩歌其此意也乃今之教童子者昧
 於言志正思之義導以剪紅刻翠之為非不教以詩也類授以
 坊刻于家詩否則唐詩三百首而養正之道闕有間焉徒令心

摹手追形勞神瘁於身心性命綱常倫紀究何裨益若枿不
竊願刊落浮華一趨本實爰選錄唐宋以來名人詩歌益以
正著作共得詩若干首敬仿朱子小學例編次而成帙題曰
正詩編凡所採取大以思之各有志志各不同有專以科名
露之章不與焉抑又思之各有志志各不同有專以科名
其子弟者有並以賢良望其子弟者夫徒以科名望其子弟
無論矣如以賢良望其子弟者夫徒以科名望其子弟
輯是編也始於庚申春至於癸亥秋會丁先大人艱讀禮之餘
未及訂正迄今錄就闕八年矣每風晨月夕挑燈危坐取而讀
焉不禁手舞足蹈亦或三復流涕詩之益夫豈淺哉近向壹
來凡從學者以及兒輩讀書之餘胥教以此冀以正其趨向
其神志庶幾異日為孝子為忠臣為端人為正士胥於此焉基
之則是編之輯為不虛矣
此則鄙人之厚望也夫

陳學考序

吾陳為先聖伏羲氏建極之墟先師孔子過化之地鄉先正理
寒石先生曰陳州掌大地而孔門之賢有曰子張曰巫馬期
曰公良氏曰陳子禽曰蔡元曰穎氏容嗣是而後迄於宋
焉曰薛氏曰戴氏曰蔡氏曰穎氏容嗣是而後迄於宋
元選選干載寥寥無夫宋以前無論矣自兩程夫子倡明道
學當時從者若尹謝楊游諸君子或遠或近在多有陳密迤
伊洛豈容無人想湮沒不彰耳吾恐後之視猶今之視昔於
加意蒐輯自明迄清以來共得若干人上合孔門四子漢室諸

儒統而編之題曰陳學考置諸案頭以資策勵並願台郡人士
共勉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如是
編所載諸賢儒其人雖往其澤猶存里
居非選私淑倍切闕者亦可奮然興矣

洛學管見序

甚矣吾豫之多賢也鄉先正湯潛庵先生輯洛學編以二程爲
宗上溯漢唐下逮元明約得四十一人附見者十人後博陵尹
元孚先生來撫吾豫續入國朝七人已云備矣邇蘇門郭雪齋
先生程先輯洛學補編丙鄉王子禦先生濬心輯洛學拾遺洛
陽曹伯繩先生肅孫輯洛學拾遺補編益見中州爲理學淵藪
余每一展讀歡忻鼓舞不能自己近年以來加意搜羅又於登
封耿逸庵先生介中州道學編襄城劉恭叔先生宗泗中州道
學存真錄摘若干人皆以上諸編所未備者益以各郡邑志諸
儒文集有關洛學者擇而取之合而訂之統計七十餘人以附
于湯尹暨郭王曹諸君子書後置諸案頭以資觀感題曰管見
仍不敢盡之云爾是竊有憾焉若柘僻處一隅見聞寡陋
嘗有慨于邵子昔人尚友于古而吾未及四方之語欲東至宋
南至宛西至洛北踰河瞻先賢故里祠墓兼訪閣修之士湮沒
不彰者方有志未遂則是編之輯僅就所知者錄出其不知者
不知凡幾尚望闕
者匡余之不逮也

王永德

羲石居士集

一卷

河南學政邵松年
梓於明道書院

孫舉海

詩草一卷

語錄一卷

未梓

郭春城

中庸講貫

賈文俊

四書音韻正誤

詩書易音韻正誤各一部

湘潭黃銜
為之序

劉俊德

抱經堂文集一卷

未梓

萬更新

集益齋詩草

羅錦

梅竹軒集

李長平

綠村詩草

蔚圃帖稿

南遊記

竇文傳

蕉窗文集

劉德成

驗方八陣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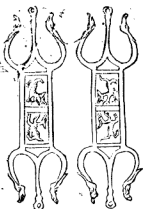
金石

伏羲金幣

高陽氏樂



左 陽安



背 正

優級師範
博物選科
畢業附生段廣義正齋氏採摹

上一種舊藏李逢沛家



右 一 陽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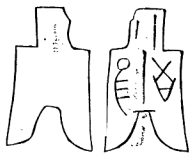
按太昊伏羲氏都陳始制
九棘之幣形如干盾飾以
龍即此舊時東關兩後吐
有此幣出現

堯布



或以為爲菜邑二字

按路史堯通刀幣爲金三等注云堯
布文似上十金幣又考弓大止又考
品小者弓米古文泉久在水外詳贊
譜此似弓米蓋小布也



安陽二字 背平應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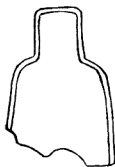


背齊一直紋

上兩幣皆殷
安陽二字一
倒一正

乘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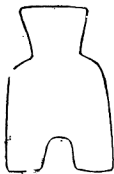
二品



背脊
輪廓



乘正
尚金
當幣



背平
無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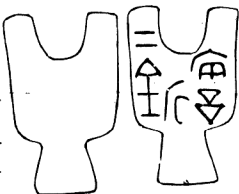


乘馬
貨五
當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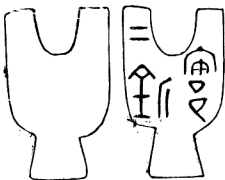
按戴氏古泉叢話上二品中之乘字皆以為梁字讀中
通化穀末則當爰二即緩之省也

夏禹幣

岐首化
二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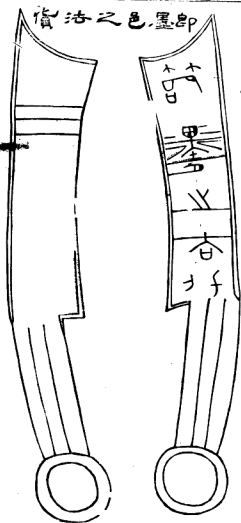
安邑
二金



董譜以此為軒轅氏幣按首二字明係安邑禹都安邑當
 為禹幣但既曰化又曰金未協戴氏以為安邑二化曰
 字蓋古者以貝為貨則貨當從貝若以金則貨當從金

鉞卽貨之藏省之則化矣故古金文寧有化寧無貨寧
 二鉞者猶後世之當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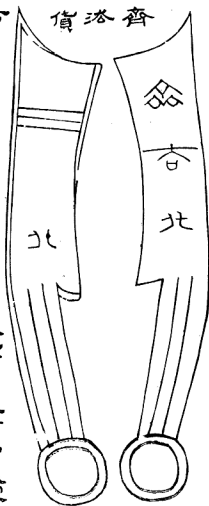
齊刀三品



古織鼻錢

齊浴貨

此錢桂未谷以為昏墊水三實鎮水所用
治城外東嶽廟後夏日暴雨此錢往往出現



以上六品藏楊學瀛家
嚴汝誠家藏

唐銅鈐牌

楊學瀛家藏



按唐初品官皆佩魚以防古
偽之詭武后矢授二年改佩
魚皆為龜三品以上袋飾以
金四品以銀五品以銅即李
商隱詩所謂森端嫁得金龜
婿者也



漢相王君四縣邱碑

君諱

達

孝

謁者

登

化

明

周

可

嘉

篤

唯茲陳國故

日淮陽

賴

汝

蔡

形

屏

翰

君

盛德之衷

輔

王

歲民

勤

慎

懷

領

嚴正

〇〇濟惠著聞爲百姓畏愛求賢養空
有餘人賜與田宅吏舍自捐俸錢助
火成邸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附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以下尚有百餘字均不可辨

延熹二年九月庚〇造

碑陰

五官掾西華陳騏 衡官掾西〇郭〇
議曹掾〇陽張受 門下掾〇華石輝

功曹下辨王瑾

奏曹史西華馬宣

主簿上祿李祥

解曹史淮陽季尚

比曹史○輿王○

左決曹○華呂尼

右碑陰五官掾陳騏等二百五人二名勿

已募滅茲僅錄其十

按此碑在舊治城內即在東關外大橋北
今已久不存唯有遺蹟而已此更據其拓
本摹入者

五代楊少師書韭菘帖

碑在袁公祠

書寢乍興調飢正甚忽蒙
簡翰猥賜盤盂殮當早菜報
秋之初乃韭花送味之始助
其肥斡實謂珍羞充腹
之餘銘肌載切謹修伏陳
謝

鑒察謹伏

七月十一日凝式伏

此帖元奎章閣舊畜也須賜
與封巨鹿王時公元社屋時
王弟某携避通許盧氏

國初希朱高祖文稿中有此題

跋決唐物無疑也今其孫塘
與其婿崔應秀才始售之
聞其被賜時有蘇武牧羊

圖一玉壺印一今止存此帖云
正德壬申夏通許人賈希朱
記

大德壬寅忠宣後人張晏

嘗收

宣和書譜載楊凝式

正書韭花帖紹興以厚

價購得之傳於江南

可與參政自浙西迴

攜以相惠大治八年

歲在甲辰三月初十日
集賢學士嘉議大
夫孟樞密院判張景
敬書

楊少師韭花帖流傳已久真品固未之見也畢節路漁
賓明府璜舊藏此本余向借觀因勒石以廣其傳時同
治庚午夏五月也

項城袁保恆從塢氏識於石介竹虛館中

宋太昊伏羲氏墓碑

太昊伏羲氏之陵

此碑在太昊伏羲氏墓前碑高丈五字大尺半筆力雄
偉蒼老古勁楷摹撫未敢稍侶下一字侶陵又侶隴現
碑上此字已磨滅不能辨認相傳此碑為蘇文忠公弟

巾書故以爲蘇長公書雖釋款識以其剝蝕之狀觀之
要知爲有宋物無疑

宋一宇王佛石刻橫額

一宇王佛

熙寧二年

按一宇王佛四字即由文宣王之誤因風雨洗剝字體
殘缺釋子附會乃加一佛字君之為榜也第不知為何

以書舊多有拓者與唐人尖山大佛頂摩厘字絕相似
迨清初重脩時易名絃歌臺始將此額棄置世人皆以
曰字全無意義未加保護今已不復存矣狀前人之遊
斯土者多將此曰字載遊記中起久而遂湮故仍縮臨
收入以誌不忘

宋岳武穆書出師表

碑在袁公祠

前出師表

岳飛

道光咸豐間余五過湯陰必瞻拜岳忠武遺像軍後得見手書出師表疑為偽作以有諸先輩跋心弗善之而不敢非也同治丙寅既釋先端敏公服之明年將入都檢點行李於書篋中得石刻岳忠武諸葛武侯前後出師表真跡不識所自來與湯陰岳廟手蹟迥殊英風浩氣軼羣絕倫俯視有宋四家已歎非忠武天人不能為抵都張之聲聞晨夕瞻對使人忠義感發不能自已猶憾未見墨跡不知淋漓痛快當更如何戊辰左恪靖伯經略秦隴余奉

命督餉駐關中聞舊僕有得忠武墨寶於亳州者不

知即為二表亦意其不必真跡也姑置之己已僕來西
安問其所獲與余所藏拓本同問價幾何曰六十緡
耳問胡不携以來曰以乏資斧質之矣終疑其不必真
跡也復置之無何守河北崔季芬鎮軍廷桂領豫軍
備賊終南諸隘解嚴未謁談次及之遽興曰此物流
傳有緒曾及見之奇蹟也銅山楊氏得自商邱宗氏
守之已歷三世曾刻之石并拓本亦不多示人咸豐
初河決豐北楊以重價質於亳之賈人而質遷於河
工折閱過當力不能贖亳賈竟持以去垂二十年
矣兵燹以來遂不可究詰今是物得於亳殆即楊氏

所失與楊與同邑張大司馬亮基世姻公家與大司
馬亦至戚拓本倘張所轉贈亦可知也余以季苓
之言有據且曾見之必能識之於其歸也浼遣人
階僕往取視之且屬之曰果其原本也即至者索
重息勿吝必贖以歸比至急展卷觀之鬱屈瑰
竒不一名狀凜々生氣數百年如新脫於腕令人
不敢逼視其揮灑縱橫又如快馬入陣想見背嵬
酣戰時夫豈後人所能偽託馬伏波見漢光武歎
曰帝王自有真吾於此卷亦歎精忠自有真也
希世之寶夫復何疑卷首明太祖手題八字龍跳

虎卧氣象萬千尔是橫絕今古卷尾黃子久劉青
田諸跋不知為何人竊易以奴書充之重加裝潢
撤去後跋而錄存其文以待訪求或者旦暮遇之
同治庚午秋七月項城袁保恆薰沐敬跋光緒元
年乙亥正月上浣補書於西安行館時兩表正文
摹勒已竣

後鳩學士出示 忠 聖 岳

鄂王書 丞侯出師表 兩 巨

軸展視一過勁健飄洒生
氣凜然如見正訶投壺
氣緊斷非贗書無疑字
為心畫維其有之是以侶

之理固然耳

平生見王墨蹟凡三一第七

表稿一書家詰後一与友
人書稿皆入魯國南宮

閩奧即杭事夫見學到
古人之鷄也教識數語自矜
眼福

同治十年七月旬又一日湘陰左

宗棠書於平京軍次時正移營靜
甯進規河湟

西忠益書出師表石刻計前表二十方後表十七方以
篇幅過長不克全錄謹縮臨五字以見一斑末摺表左
二公跋以識原委其首明太祖分頭純正不曲書如某
人八字及後王家驛一跋限於篇幅均未收入

元趙孟頫硯

龐丞相家藏

延

祐

元

年

松雪齋

夏

四

月

製

此硯形體甚大長營造尺一尺八寸濶一尺三寸二分

厚二寸三分重五十八斤其形長方其色馬肝其質潤
若含凍其紋間若火痣正背有碧鸚鵡眼六盞東洞石
也裝潢精緻以枴木爲架其腰與桌齊高上有盤二上
所刻卷紋尤工松雪坐三字及所記年月均在座面是
猶不失唐模宋範之貢式焉

元虞集硯銘

龐公化家箴

育良材此美玉巧琢磨粵紋曲曾
受封恩澤谷讀未奉因相續



側銘

德比鳳珠龍尾文

底銘

房之玆 虞集

端州生出文房室泮水

芬芳墨浪香

治齋

側銘

此硯為長方端紫長槽造尺六寸五分濶四寸三分厚
一寸三分石質潤澤細膩底有虞集銘九字側有文徵
明銘二十四字又一側有治盃銘十四字按虞氏在元
為一代名臣名傑文氏在明文輩書風亦為一代宗風
惟治盃不知何許人職久以詩察歎

明阮臺碑

碑在阮臺之東南隅高六尺廣三尺

大聖王吾夫子阮臺

大明正德九年九月九日巡撫河南地方都察

院右副督御史錢塘陳珂拜書

布政司參議梁冕

按察司僉事王納海督知州袁經口立石

馬德祥

明畫卦臺

碑社
道旁高八尺廣三尺

先聖伏羲畫卦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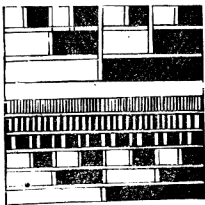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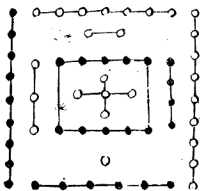
款識年月俟與前碑同

明先炁畚碑

碑在區卦臺高廣均五尺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炁俯則觀法於地觀鳥

夫而圖



獸之文與地出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畫八
 卦呂通_神明出德呂類萬物之情。是故无生於
 口人□□□无地□□□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士

山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則○○○。无地定位山
畢通氣雷風相溥水火口日口八卦相錯數口皆順
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陳州知州王大紹立

嘉靖壬寅十一月吉後學餘姚魏有本

漢南頓令墓甄

李榮謙家藏



甄寬數尺五寸長一尺厚二寸上二字磨滅不可辨認
按南頓令卽光武父也

晉元康軌

楊學瀛家藏



元康八年
正月廿六日佳



此磚已製為硯背而鑿有一老人像並銘

晉永和甄

胡震家巖



甄和儿年歲



甄和子